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搜神記卷十一至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周牧

搜神記卷十一

晉　干寶　撰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漢世復有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為之開況於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楚王遊於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數發猿搏

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撫弓猿即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嬴謂魏王曰臣能為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嬴曰可有頃聞鳥從東方來更嬴虛發而鳥下焉

齊景公渡於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驚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殺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拔左驂燕躍鵠踴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

也

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

我語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劒在其背於是子出户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砌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劒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劒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劒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

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漢武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胷中語曰戰

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渤海太守史良姊一女子許嫁而不果良怒殺之斷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爾後夢見曰還君物覺而得昔所與香纓金釵之屬

周靈王時萇弘見殺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為碧

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狀象

牛青眼而腥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為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後漢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吏漿水不交為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歛手時夏枯旱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自誓曰輔為郡股

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調和陰陽至令天地否隔萬物枯焦百姓喁喁無所控訴咎盡在輔今郡太守内省責己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誓若至日中無雨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日中時山氣轉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何敞吴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户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

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蝝消死散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後漢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為獄吏執法詳平為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飛去

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為荆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

素以祈于天地當啟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豺狼卒於湘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為立碑號曰湘江白虎墓

吳時葛祚為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為妖怪百姓為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沈没不者槎浮則船為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數

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為祚立
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為移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
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
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
田使母齧手而暢即歸元初二年為河南尹時夏大
旱久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為立

義冢應時澍雨

王祥字休徵瑯邪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黄雀炙復有黄雀數十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

王延性至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

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子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乃仰天歎泣脫衣上冰卧之有一童子決僚卧處冰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

僚將歸奉其母病即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
感天神貽應如此此與王祥王延事同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躬自侍養母
食必自哺之母疾既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
聞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
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絶而復蘇母目豁然
即開於此遂愈

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膽

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烏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郭巨隆慮人也一云河内温人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公養居有頃妻産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

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黄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新興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毁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事曾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㝪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毁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樹庭

楊公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儈賣為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

婚公至所種玉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為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衡農字剽卿東平人也少孤事繼母至孝常宿於他舍值雷風頻夢虎嚙其足農呼妻相出於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十餘人唯農夫妻獲免

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温席而後授其處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為文帝所殺裒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

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戶側弘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漢時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毒治孝婦不堪苦楚自誣服之時于

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詞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雨歲大熟長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極標又緣旛而下云

犍為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尸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沈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貰年三歲乃各作繡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不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

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如夢與父相持并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尚書乃遣户曹掾為雕碑圖象其形令知至孝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養姑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有欲犯之者乃先刼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

歎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姑太守聞之捕殺盜賊賜妻
縑帛以禮葬之
庾衮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
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强
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間復撫
柩哀臨不輟如此十餘旬疫勢既退家人乃返毗病
得差衮亦無恙
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

論為城旦妻密遺憑書謬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

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于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娠已而生子至能行太

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為水窮問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

鄱陽西有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為婚未成而妖魅詐迎婦去明詣卜者決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一大穴深邃無底以繩懸入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鄰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婦乃自誓執志登此岡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後漢南康鄧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

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
終無怨言時伯考怪而問之元義子朗時方數歲言
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
遣歸家更嫁為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
元義於路旁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
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
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見之乃至親
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

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絶

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云夫遭燒死遵敕吏舁尸到與語訖語吏云死人自道不燒死乃攝女令人守尸云當有枉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遊太學後告歸鄉里式謂元伯

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

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黄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

修墳樹然後乃去

搜神記卷十一

搜神記卷十二

晉　干寶　撰

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清則仁火清則禮金清則義水清則智土清則思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産也苟禀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而

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為牝牡寄生因夫高木女蘿托乎茯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海為蛤千歲黿鼉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為美女千歲

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為鳩秋分之日鳩變為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為螢也朽葦之為蛬也稻之為蛩也麥之為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無知化為有知而氣易也雀之為蜃也蛬之為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為順常苟錯其方則為妖眚故下體生於上上體生於下氣之反者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為

女女化為男氣之貿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為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啓戶而入搏而食之方其為人不知其將為虎也方其為虎不知其甞為人也故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瑀傷于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於鼻中元康中歷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咸備文甲皆具惟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下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

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己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為螢由乎腐也麥之為蝴蝶由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中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賁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

索縛則可得食王子曰木精為遊光金精為清明也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瑶家忽聞地中有犬聲隱隱視聲發處上有小竅大如螾穴瑶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瑶家積年無他禍福至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牀下

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坼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

其後懋爲吳興兵沈充所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怪之然則賈與地狼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畢萬曰千歲羊肝化爲地宰蟾蜍得苽卒時爲鶉此皆因氣化以相感而成也

吳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

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聞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内曰兩山之閒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見耳

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竟被殺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絶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

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然池陽之景者或慶忌也乎又曰涸小水精生蚳蚳者一頭而兩身其狀若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

晉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雨至桑樹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脣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寸許狀似六畜頭似獼猴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

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吒甚愁體氣甚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和平桓以為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江漢之域有貙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能化為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曽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因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忽被縣名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見名不當有文書耶即出懐中名文書於是即出之尋視乃化為虎上山走或云貙虎化為人好着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

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玃猳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或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則為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

子孫也

臨川間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嘯能射人其所著者有頃便腫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緩急者不過半日間緩者經宿其旁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少遲則死俗名曰刀勞鬼故外書云鬼神者其禍福發揚之驗於世者也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然則天地鬼神與我並生者也氣分則性

異域別則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陽死者主陰性之所託各安其生太陰之中怪物存焉

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五六升罌戸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不巳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止者則有虎通夕來守

人不去便傷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是鳥也夜聽其鳴亦鳥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長三尺至澗中取石蠏就人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是越祝之祖也

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廬江䏔樅陽二縣境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之中時聞哭聲多者至數十人男女大小如始喪者鄰人驚

駭至彼奔赴常不見人然於哭地必有死喪率聲若多則為大家聲若小則為小家

廬江大山之閒有山都似人裸身見人便走有男女可長四五丈能嘂相喚常在幽昧之中似魑魅鬼物

漢光武中平中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詩所謂為鬼為蜮則不可測也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為男女同川

而浴溪女為主亂氣所生也

漢永昌郡不違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為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

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小

小也乃呼小小亡云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

蘘荷或謂嘉草

鄱陽趙壽有犬蠱時陳岑詣壽忽有大黄犬六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為狗豕或為蟲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狀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滎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為蠱以此致富後取新婦不

以此語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婦守舍忽見屋中有大
缸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作湯灌殺之及家人歸
婦具白其事舉家驚惋未幾其家疾疫死亡畧盡

搜神記卷十二

搜神記卷十三

晉 干寶 撰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用若或汚漫則泉止焉蓋神明之嘗志者也

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利河流今觀手迹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腳跡在首陽山

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是也

漢武徙南岳之祭於廬江灊縣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塵土樹葉莫之汚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樊東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燒山即至大雨今往往有驗

空乘之地今名為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外有雙石如桓楹起立髙數丈魯人絃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灑掃以告輙有清泉自石間出足以周事既已泉亦止其驗至今存焉

湘穴中有黑土歲大旱人則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頹忽有大龜浮於江至東子城東南隅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

之便就故名鼉化城

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謠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為湖有嫗聞之朝朝往窺門將欲縛之嫗言其故後門將以犬血塗門嫗見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為湖

秦時築城於武周塞内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復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

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

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刼將盡則刼燒此刼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

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輙殘折他人居其

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

江東名餘腹者昔吳王闔閭江行食膾有餘因棄中流悉化為魚今魚中有名吳王膾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筯猶有膾形

蟛蜞蟹也嘗通夢於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

南方有蟲名𧑒蝺一名蜵蠋又名青蚨形似蟬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蠮螉細腰之類其為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或阜螽子育之則皆化成已

子亦或謂之螟蛉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是也

木蠹生蟲羽化為蝶

蝟多刺故不使超踰楊柳

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絶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育滋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絶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裂無含生之氣著

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
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刋石於廟門之
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人獻
火浣布袈裟於是刋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為陽燧以十一月
壬子夜半鑄為陰燧言丙午日鑄為陽燧可取火壬子夜鑄為陰燧可取水也
漢靈帝時陳留蔡邕以數上書陳奏忤上旨意又內寵
惡之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至吳吳人有燒

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曰此良材也因請之削以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琴

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搜神記卷十三

搜神記卷十四

晉 干寶 撰

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四手足是為蒙雙氏

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為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去後置於瓠中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吳强

盛數侵邊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乃募天下有能得
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户又賜以少女後
盤瓠銜得一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即是戎吳爲之
柰何羣臣皆曰盤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雖有
功無施也少女聞之啓王曰大王既以我許天下矣
盤瓠銜首而來爲國除害此天命使然豈狗之智力
哉王者重言霸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軀而負明約
於天下國之禍也王懼而從之令少女從盤瓠盤瓠

將女上南山草木茂盛無人行跡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豎之結著獨力之衣隨盤瓠升山入谷止於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視覔天輒風雨嶺震雲晦往者莫至蓋經三年產六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配偶因為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後母歸以語王王遣使迎諸男女天不復雨衣服褊褳言語侏離飲食蹲踞好山惡都王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蠻夷者外癡內黠安土重

僰以其受異氣於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賈販無關繻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取其遊食於水今即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髀横裙盤瓠子孫

槀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有氣如雞子從天來下故我有娠後生子捐之猪圈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馬櫪中馬復以氣嘘之故得不死王疑以為天子

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其奪已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冰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

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有犬名鵠蒼銜卵以歸遂生兒為徐嗣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塟之徐里中見有狗壟在焉

鬬伯比父早亡随母歸在舅姑之家後長大乃奸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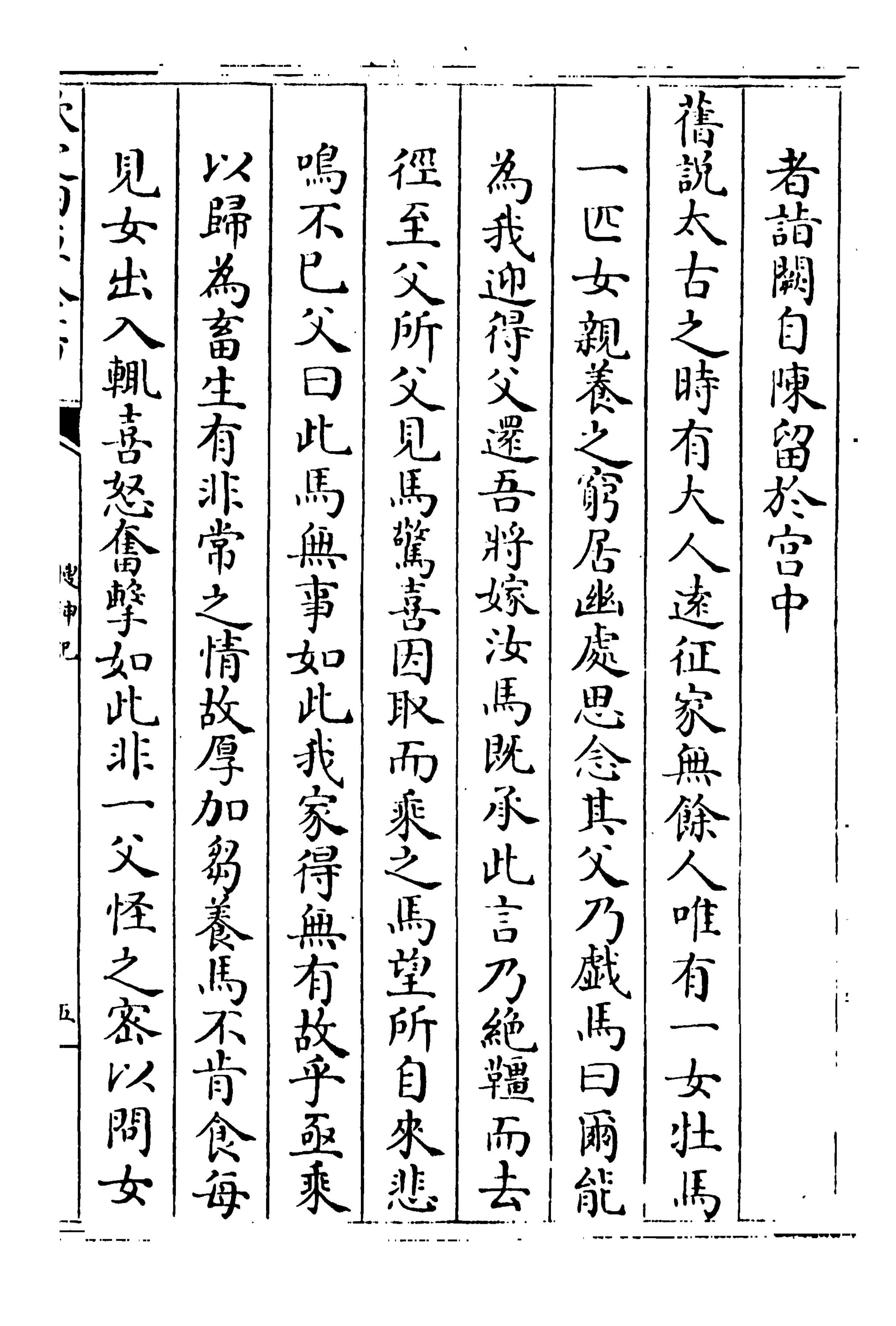
之女生子文其妘子妻恥女不嫁而生子乃棄於山中妘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與妻言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生此小兒我恥之送於山中妘子乃迎歸養之配其女與伯比楚人因呼子文為穀烏莵仕至楚相也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于野又不敢舉也有貍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為頃公

爰劍者羌豪也秦時拘執為奴隷後得亡去秦人追之
急迫藏於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來為蔽故得
不死諸羌神之推以為君其後種落熾盛
後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於野
中及武長大有海內俊名母死將塟未窆之賔客聚集
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
血涕並流狀若哀慟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
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媪者於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

嬰兒字曰撅兒方四歳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撅兒應募因變為蛇令嫗遺灰誌其後謂嫗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有泉出穴中滙為池因名金龍池

元帝永昌中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



者詣闕自陳留於宮中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絶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

女具以告父必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父行女與隣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蹷然而起卷女以行隣女忙迫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璽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隣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

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夏官馬質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

晦芒毋恐毋驚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蠩

蝫

舌埵山帝之女死化為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黄色其實如兎絲故服怪草者恒媚於人焉

滎陽縣南百餘里有蘭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為雙鶴不絶往來忽一旦一鶴為人所害其一鶴歳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歳也

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迎三女女亦得飛去

漢靈帝時江夏黄氏之母浴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為黿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黿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黄氏累世不敢食黿

肉

魏黄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大小悉出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窺之不見人體見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户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轉懈自捉出户外其去甚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

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

此與江夏黄母相似

吳孫晧寶鼎元年六月晦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

洗浴化為黿其狀如黄氏騫兄弟四人閉户衛之掘

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間恒延

頸外望伺户小開便輪轉自躍入於深淵遂不復還

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甂自發訇訇作

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子輒失去如

是數歳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隂藏戶間窺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闔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闇以杖撾之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便聞呻吟之聲曰喎喎宜死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歳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類于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歳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人咸以為此翁

搜神記卷十四

搜神記卷十五

晉 干寶 撰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為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墮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即聘與劉祥為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之深悒悒而死死經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鄰人

云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隣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祥既不契於初心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平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别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闊與君誓為夫婦以結終身父母强逼乃出聘劉祥已經三年日

夕憶君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念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為夫婦且速開冢破棺出我即活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於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録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為妻壽一百三十歲實謂精誠貫於天地而獲感應如此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私悅許相配適尋而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欲適之女不願行父母逼之不得

巳而去尋病死其男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乃至冢欲哭之敘哀而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女即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如初後夫聞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秘書郎王導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禮斷之請還開冢者朝廷從其議

漢獻帝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閲簿謂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年少女獨行文合問曰子類衣冠何乃徒步姓氏為誰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為弋陽令昨被召來今却得還遇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専為德潔白為稱文合反覆與

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温少頃却蘇後文合欲驗其實遂至弋陽脩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却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所言皆同乃大驚歎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漢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婦人李娥年六十歲病卒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乃盜發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

言曰蔡仲汝護我頭仲驚遽便出走會為縣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母活來迎出將母回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名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為司命所名到時得遣出過西門外適見外兄劉伯文驚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我一日誤為所名令得遣歸既不知道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否又我見名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為家人所葬埋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為問之即遣門卒與尸曹相問司

命一曰誤名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殮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耶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為伴兼勑黑過娥比舍蔡仲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别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聞之慨然歎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為蔡仲雖發冢為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寛宥詔書報

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與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我當從府君出案行部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耶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

久之悲傷斷絶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大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户則辟來年妖癘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來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丸曰此方相腦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

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書取報以為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江夏鄭賈和姊病在鄰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還報

會稽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温死三日復蘇云吏人將上天見官府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

劍以出門吏問何得云得劍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

戴洋字國流吴興長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廬衡等山既而遣歸妙解占候知吴將亡託病不仕還鄉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經老君祠而不下馬

未達橋墜馬死者否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

吳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吳相張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軍士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叫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甚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叫言何以縛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即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存

吳國富陽人馬勢婦姓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輒恍惚熟

眠經日見病人死然後省覺覺則具說家中人不信之語人云某中病我欲殺之怒强魂難殺未即死我入其家内架上有白米飾幾種鮭我暫過灶下戲婢無故犯我我打其脊使婢當時悶絶久之乃蘇其凡病有烏衣人令殺之向其請乞終不下手醒乃語凡云當活

晉咸寧二年十二月瑯邪顔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瑳自治死於張家棺歛已久家人迎喪旐每繞樹木而

不可解人感爲之感傷引喪者忽顛仆稱緩言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拊而祝之曰若爾有命當復更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塋也旋乃解及還家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便説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其弟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

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於是急以綿飲瀝口能咽遂與出之將護累月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不與人相當不能言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如此者十餘年家人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舍乃棄絶人事躬親侍養以知名州黨後更衰劣卒復還死焉

羊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

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

惋時人異之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

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録置宮内常置左右問漢時

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過哀遂死

魏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

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

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耶將一朝歘

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晉世杜錫字世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頃漸覺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

漢桓帝馮貴人病亡靈帝時有盜賊發冢七十餘年顔色如故但肉小冷羣賊共奸通之至鬬爭相殺然後事覺後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貴人配食下邳陳公

達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汚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吳孫休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侍列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

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黄金如棗許大

漢廣川王好發冢發欒書冢其棺柩明器悉毁爛無餘唯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戟傷其左足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覺腫痛即生瘡至死不差

搜神記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搜神記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周牧

搜神記卷十六

晉 干寶 撰

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人宫室善驚人小兒為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漢田横門人作横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故有

二章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黙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

吳興施續為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

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
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是鬼何以云無問
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
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
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
尺餘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
來轉劇食頃便亡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魏爲領軍將軍其婦夢

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
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
士孫阿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
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虚耳
不足怪也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
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
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
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

母重啓濟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

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録事矣

漢不其縣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為人懼不敢斫因為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病而死

温序字公次太原祈人也任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為

隗囂將所劫欲生降之序大怒以節撾殺人賊趨欲殺序荀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汙土遂伏劍死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為築冢長子壽為印平侯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

漢南陽文頴字叔長建安中為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潰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

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為相遷高燥處見披衣示頵而皆沾濕頵心愴然即寤語諸左右曰夢為虛耳亦何足怪頵乃還眠向寐復夢見謂頵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頵夢中問曰子為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頵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即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頵答曰喏忽然便寤天明可發頵曰雖云夢不足恠此何太適左右曰亦何惜

須臾不驗之耶頡即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頡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脩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匹及婢

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絶不敢復進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即持刀刺脅下

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為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為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令

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

上報聽之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竽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至今在焉

夏侯愷字萬仁因病死宗人兒苟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馬并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西壁大

牀就人覓茶飲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為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為始新縣丞夢其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黑點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出後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衆設弓弩戰鬬之備指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

矢數枚皆倒入土中

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復擘眼吐舌度怖幾死

瑯邪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捉伯頸著地罵老奴汝其

日撾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其時信撾此孫伯乃佯
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兩孫驚惋叩頭言為
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
詐醉行此廟閒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動
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坼
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殺之後月餘又佯酒
醉夜行懷刃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為
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殺之

漢武建元年東萊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麵飯至索其酒飲飲竟而去頃之有人來云見三鬼酣醉於林中

吳先主殺武衛兵錢小小形見大街顧借賃人吳永使永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匹以酒噀之皆成好馬鞍勒俱全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

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畧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音定伯自渡漕漼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

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為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石崇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吳王夫差女小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閶門之外三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於墓前玉

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王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

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
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王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
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
絶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
既出遂詣王自説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
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
重重走脫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
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

諸生韓重來求王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見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飱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稱姓名叙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即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

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為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兹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後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為信乃分袂泣别即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冢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于市貨之恰遇秦妃東

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
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向疑耳乃遣人發冢啓柩
視之原塟悉在唯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
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
交往此是我真女壻也遂封度為駙馬都尉賜金帛
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壻為駙馬今之
國壻亦為駙馬矣
漢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年

可十五六姿顔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之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耳與為夫婦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

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發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棺蓋下果得衣裾呼其兒視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之以為女壻表其兒為郎中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一麞舉弓而射中之麞倒

復起充因逐之不覺遠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充便著訖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謂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迹即欷歔無復辭免便勑內盧郎已來可令女郎粧嚴且語充云君可就

東廊及至黄昏內白女郎粧嚴已畢充既至東廊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為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若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自養勑外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傳教將一人提襆衣與充相問曰姻援始爾别甚悵悵今復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

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别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水旁有二犢車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車後户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鋺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来儀會淺離别速皆由靈與

祇何以贈余親金鋺可顧兒恩愛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鋺及詩忽然不見二車處充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遥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後乘車入市賣鋺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欸有一老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鋺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其婢言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

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說得鋺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為之悲咽賫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視之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間産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强也即字溫休溫休者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令器歷郡守二千石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止宿輒有死亡

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亭卒白樓不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時亦昏瞑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一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

摟遂無敢復上

潁川鍾繇字元常甞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户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

搜神記卷十六

搜神記卷十七

晉 干寶 撰

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為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後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下皆亡取之又買李幼一頭牛本劵在書篋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從聟家來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諸弟哀

經到來迎喪去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家人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悵惘良久漢直乃前為父拜説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得知妖物之為

漢陳留外黄范丹字史雲少為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為廝役小吏乃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刼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為刼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

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沒號曰貞節先生

吳人費季久客於楚時道多刼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出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矣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乃以著戶楣上臨發失與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其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行時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

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乃歸還

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常見恱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欽之此夕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云無以相報若有官事某為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名事往造定國定國大驚曰都未嘗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國曰僕寧肯請人之父而淫人之女若復

見來便當斫之後果得怪

吳孫皓世淮南內史朱誕字永長為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為奸後出行密穿壁隙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遥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有一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幧頭給使以為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怪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即樹上

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為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試為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為掊刮見有趾迹誕因大驚乃詳問之具道本末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忽見鬼魅入其家與人

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
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詈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
求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殽既設魅乃取厠中草
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名請諸神魅乃取虎伏
于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
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
嫗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
吾今當截汝屋梁即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

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彦思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彦思復道吾否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魅即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為吏汚穢而敢論吾今當白于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者三年後去不知所在

魏黄初中頓丘界有人騎馬夜行見道中有一物大如兎兩眼如鏡跳躍馬前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

便就地捉之驚怖暴死良久得甦甦已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相問訊已因說向者事變如此今相得為伴甚歡人曰我獨行得君為伴快不可言君馬行疾且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語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懼即對曰其身如兎兩眼如鏡形甚可惡伴曰試顧視我耶人顧視之猶復是也魅便跳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即行推索乃于道邊得之宿昔乃蘇說狀如是

袁紹字本初在兾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共為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為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為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一士姓蘇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閒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皂角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昔臨廬山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

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君為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疋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湖濶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

故廟地良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麑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公撫掌曰此子言真良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冲突内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絶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内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餘面如方相從竹中出

遲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辭汝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日家大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卜卜云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麾蓋來扣門者愼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闚門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

右曰教速來不速來遂無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後十日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云

晉惠帝永康元年京師得異鳥莫能名趙王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即日宫西有一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持者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宫密籠鳥并閉小兒於户中明日往視悉不復見

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衆果畢

植行列整齊如人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氣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覺哄哄僅聞其腦閒食聲咂咂數日而出尋復來取手巾縛鼻口亦被入積年無他病惟患頭痛

搜神記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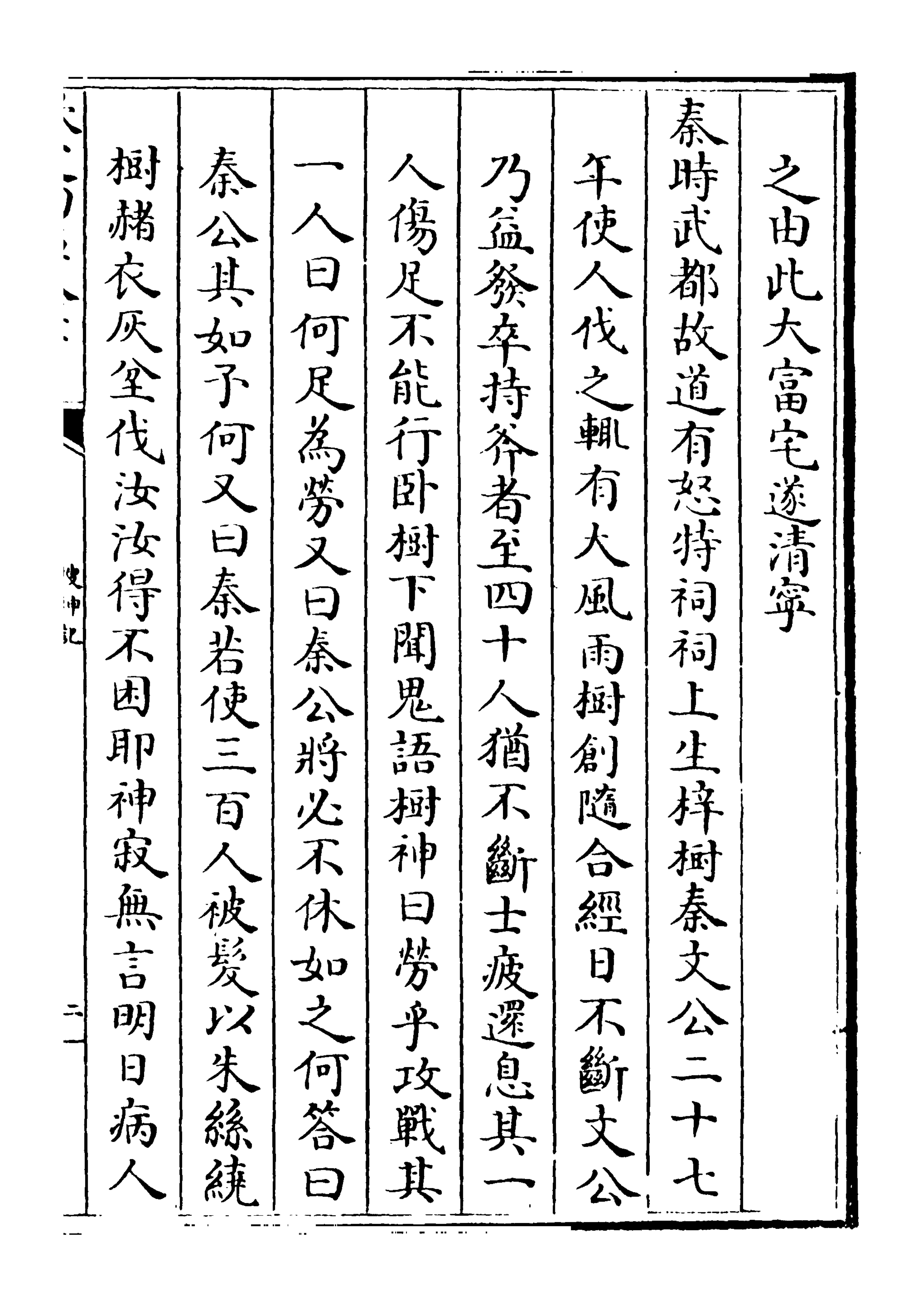
搜神記卷十八

晉 干寶 撰

魏景初中咸陽縣吏王臣家有怪無故聞拍手相呼伺無所見其母夜作勌就枕寢息有頃復聞竈下有呼聲曰文約何以不來頭下枕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可來就我飲至明乃飯臿也即聚燒之其怪遂絶

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病疾轉賣隣人阿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

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黄衣升堂呼曰細腰細腰應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黄衣者為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為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為誰曰銀也在墻東北角柱下汝復為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



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秦時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為勞又曰秦公將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髮以朱絲繞樹赭衣灰坌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無言明日病人

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所創坌以灰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青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有一大樹高數十丈常有黃鳥數十枚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曰我樹

神黃祖也能興雲雨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爲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魚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劉表袁術相攻龍舒之民皆徙去唯憲里不被兵

魏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去鄢陵家居買田田中

有大樹十餘圍枝葉扶疎蓋地數畝不生穀遣客伐之斧數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殺四五頭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所謂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以二千石之

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竟無他恠

吴先主時陸敬叔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吴時有梓樹巨圍葉廣丈餘垂柯數畝吴王伐樹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牽挽之船自飛下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時有唱喚督進之音也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為老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為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

從乃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勝比復商畧三史探賾百家談老莊之奥區披風雅之絶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

曰公門置甲兵攔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為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為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

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晉時吴興有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為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殺而埋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遂作聲入父即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

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忽懊亦死

句容縣糜村民黄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自畦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初謂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鐮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為狸走去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呼

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

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即無聲

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為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走羨久不見因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於城外求索果見孝于空冢中聞人犬聲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畧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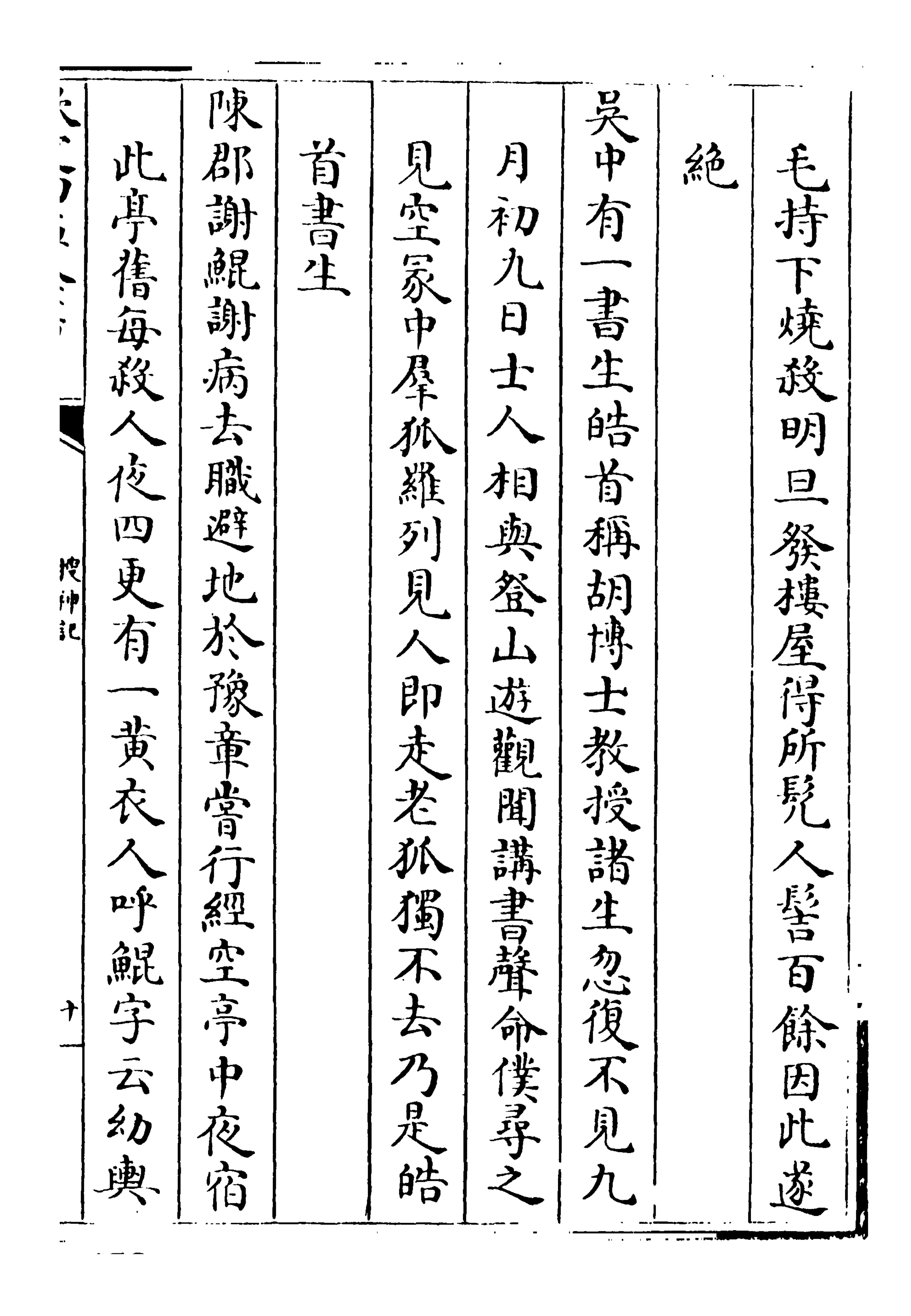
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栖閒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即為妻暮輒與共還其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為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不設兵仗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

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勑前導人且止録事掾白

令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
解去傳云督郵欲于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
瞑樓鐙階下復有火勑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
知必有變當用赶照但藏置壺中日既瞑整服坐誦
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拏巾結兩足
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黒者四五尺稍高走
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跣脫幾失再三
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之老狐正赤畧無衣



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百餘因此遂絕

吴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陳郡謝鯤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夜四更有一黄衣人呼鯤字云幼輿

可開户鯤㵎然無懼色令申臂于牕中於是授腕鯤即極力而牽之其臂遂脫乃還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尋血取獲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逼猪欄中見母猪臂有金鈴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皂

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
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
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
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髯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
而聞作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
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絶
北平田琰居母喪恒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密怪之
曰君在毁滅之地幸可不甘琰不聽而合後琰暫入

不與婦語婦恠無言并以前事責之琰知鬼魅臨暮
竟未眠衣服掛盧須臾見一白狗攫盧銜衣服因變
為人著而入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便打殺之
婦羞愧而死

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牀上顏色
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戒事有條貫鞭
朴奴婢皆得其過飲食既絶辭訣而去家人大小哀
割斷絶如是數年家益猒苦其後飲酒過多醉而形

露但得老狗便共打殺因推問之則里中沽酒家狗也

山陽王瑚字孟璉為東海蘭陵尉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叩閣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是數年後伺之見一老狗白軀猶故至閣便為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絶

桂陽太守李叔堅為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

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云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隣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廻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繖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俟之復疑本不見此令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

走顧視婦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轉遽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氾然作聲衣蓋飛散視之是大蒼獺衣繖皆荷葉也此獺化為人形數媚年少者也

魏齊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爾不應死我

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
鼠無異
安陽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輒殺人書生明術數乃
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
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廨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
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户外呼亭主亭主
應諾見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
適休似未寢乃喑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赤幘者

呼亭主問答如前復唶嗟而去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向者呼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曰向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蝎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得獨活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長數尺西舍得老雄雞父北舍得

老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静永無災横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自後使

官莫敢入亭止宿時丹陽人湯應者大有膽武使至

廬陵便止亭宿吏啓不可應不聽迸從者還外惟持

一大刀獨處亭中至三更竟忽聞有叩閤者應遥問

是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致詞而去頃間復有叩

閤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皁衣去後應

謂是人了無疑也旋又有叩閤者云部郡府君相詣

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部郡府君不應同行知是鬼

魅因持刀迎之見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

便與應談談未竟而部郡忽起至應背後應乃迴顧

以刀逆擊中之府君下坐走出應急追至亭後墻下

及之斫傷數下應乃還卧達曙將人往尋見有血迹

皆得之云稱府君者是一老狶也部郡者是一老狸

也自是遂絶

搜神記卷十八

搜神記卷十九

晉 干寶 撰

東域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

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

聞餈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
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
九女髑髏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食甚可哀
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為后拜其
父為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治無復妖邪
之物其歌謡至今存焉

晉武帝咸寧中魏舒為司徒府中有二大蛇長十許丈
居廳事平橑上止之數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數失

小兒及鷄犬之屬後有一蚘夜出經柱側傷於刄病不能登于是覺之發徒數百攻擊移時然後殺之視所居骨骼盈宇之間於是毁府舍更立之

漢武帝張寛為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争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寛視事復來寛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杖戟將入問汝等何精翁走寛呵格之化為二蚘

滎陽人張福船行還野水邉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自

乘小船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船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船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船邊三更許雨晴月照福視婦人乃是一大鼉枕臂而臥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丈餘

丹陽道士謝非往石城買冶釜還日暮不及至家山中廟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刼奪其釜意苦搔搔不安二更中有來

至廟門者曰何銅銅應諾曰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歎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誰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鼉汝是何等物言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食祀之急具鍤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皁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為

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為至於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輿明日遂行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壁婢誤以履踐之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著㠯麻服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視之皆是鼠婦婢作湯灌殺遂絕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
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
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
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
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別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
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
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恠之曰玄石亡
來服已闋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

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冢破棺看之冢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冢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髙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人鼻中亦各醉卧

三月

陳仲舉微時常宿黃申家申婦方產有叩申門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人言賔堂下有人不可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往其人便往有頃還留

者問之是何等名爲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與十五歲後應以何死答曰應以兵死仲舉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兒當以兵死父母驚之寸不使得執也至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者其末出奴以爲木也自下鉤之鑿從梁落陷腦而死後仲舉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并問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舉聞之歎曰此謂命也

搜神記卷十九

搜神記卷二十

晉 干寶 撰

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為一翁求治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

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産夜忽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

大壙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恠之乃爲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内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隂山北見一黄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見愍之取歸置巾

箱中食以黄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一夕三更寶讀書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慎為鴟梟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

隋縣溠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又

曰明月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元帝時以討華軼功封侯愉少時嘗經行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之放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鈕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聞愉乃悟其為龜之報遂取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

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

子也不幸罹此禍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
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
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
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為湖

吳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
一短蘆走一頭廻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
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蹹
殺之昭意甚憐此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

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不慎墮江慙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刼盜貽之被横録為刼主繫獄餘杭貽之忽思蟻王夢緩急當告令何處告之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貽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貽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嚙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狗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卧於草中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卧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卧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卧處周迴以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覩火蹤跡因

爾慟哭聞于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葬高十餘丈

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為大蛇盤繞犬奮咋蛇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舟復反草中徒伴恠之隨往見隆悶絶將歸家犬為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于親戚

盧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言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虫行其左右乃謂之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為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之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

投祭祀之餘以祀之至今猶然

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猨子便將歸猨母自後逐至家此人縛猨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猨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時蕩死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於東野大藪欻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卧岡下陳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

角在牀閒姥憐而飴之食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湖惟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

城郭樓櫓畟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
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為枕相贈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
衆行即有聲恒乞於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娣輩分
養蠶己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娣一囊繭焚之頃之背
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
而重如負囊

搜神記卷二十